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

□ 本报记者 梁睿 李思隐

生产岸线的绿色转身

作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省份，安徽是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安徽坚定走生态优先之路，系统推进沿江生态环境的重塑与升级，推动长江岸线实现从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生态岸线的绿色转身。

数据显示，10年来，安徽完成水土流失治理2699.74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91.87%；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3个、省级395个；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4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0个，数量居全国前列；修复废弃矿山112个，治理面积1.4万亩；清理沿江非法码头234座，退还水域577万平方米，建成100平方公里的环巢湖十大湿地，成为高水平保护利用生动实践。

生态修复

清晨，江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65岁的张礼元站在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的观景台上，用竹竿轻敲水面，召唤江豚前来进食。很快，几头深灰色的江豚循声游来，接连跃出水面，划出道道弧线。

“当年在船上看见它跳，心里只想看它又来抢鱼吃了。现在看着它们跳，心里就踏实高兴。”张礼元作为曾经的捕鱼能手，如今已是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管护队队长。

作为我国特有的淡水豚类，长江江豚是目前长江中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曾因生态环境变化一度沦为极度濒危物种。在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实施前，安庆便出台针对长江江豚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为这一珍稀物种筑牢法治屏障。

放下40余年的捕鱼生计，张礼元成了最早一批上岸的渔民，2019年通过农业部门考核正式加入保护基地。如今，他每日巡江、定时为江豚补充饵料鱼，日复一年呵护江豚的栖息家园。

工作虽然重复且辛苦，但张礼元从不觉得枯燥。“日复一日地照顾它们，彼此之间也产生了感情。现在看着江水越来越清，鱼儿成群，心里就特别满足。”张礼元说。

截至目前，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已栖息江豚25头，长江安庆段栖息江豚200头左右，是长江江豚分布密度最高的江段。

安庆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办公室主任王锋介绍，当地以西江基地生态修复为核心，推进自然滩涂整治、水生植被与鱼类资源恢复等工作，并持续加强宣传保护，同时积极探索AI识别系统、无人机巡护等多种科技手

段，系统提升监测与保护能力，着力将西江基地建设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示范基地。

不只江水中的生灵，湖畔湿地同样生机盎然。在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约有10万只水鸟选择飞越千里来此越冬。作为安徽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这片保护区不仅守护着珍稀候鸟与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也在调蓄长江洪水、维系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池州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管理体系。”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宋向微说，他们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原则，系统实施湖滩地修复、退耕地植被恢复、生态补水、水系贯通及有害生物防治等一系列措施，同步建立黄滩分时段水位调控机制，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如今，除枯水期外，升金湖湿地已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数量超1700只，创历史新高；水鸟群落结构日益丰富，从以往以雁鸭类为主，逐步扩展至涵盖鹤鹑类、鸥类、鸬类等多种类型。

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生态系统整体守护，安徽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优化自然生态格局，扬子鳄、长江江豚等长江珍稀生物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安徽构建“人防+技防”智能执法网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为生物资源持续恢复撑起坚实的“保护伞”。目前，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已达78种，较禁渔前增长47%。

重塑岸线

在芜湖十里江湾公园，连绵的草坪、成荫的林木与蜿蜒的亲水步道融为一体。江景壮美，货轮穿梭往来，落日余晖洒在江面上，美不胜收。

可10年前，这段南起赭港大桥、北至青弋江口的岸线，曾是触目惊心的“生态伤疤”。“近200个无证码头、数百家船舶中介与修造企业盘踞于此，噪声与污水困扰四周，钢材与废弃物堆积江岸。”芜湖市弋江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刘恩义说，这片区域不仅蚕食长江岸线资源，也对下游饮用水源构成持续威胁。

随着环保督察推进，地方政府与检察机关依托公益诉讼厘清权责，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迅速清退非法船舶、拆除违章建筑。

据介绍，芜湖弋江区历时多年，投入数亿

元，分段推进岸线修复。工程不仅覆土植绿、扩大林木覆盖，更融入“海绵城市”设计，聘请专业公司，将曾经断裂的岸线逐步串联成片，为系统性缓解内涝问题、实现生态修复的长效化提供支撑。

如今，长达10公里的绿色廊道已全面建成开放。这个曾经获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实现了从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生态岸线的回归。

同样的蜕变，也发生在安徽马鞍山。站在马鞍山薛家洼生态园的观江平台上远眺，江水苍茫，芦苇随风摇曳，水鸟成群掠过。亲水栈道上，市民悠闲漫步，游客驻足留影——这里已成为马鞍山一张闪亮的名片。

然而，在这片约986亩的土地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一度交织叠加，被称为“滨江锈带”。

2019年3月，马鞍山启动了长江东岸综合整治，共拆除长江干、支流非法码头158家，整治散乱污企业756家，清退长江岸线约10公里，滩地1000多亩。

“清理只是第一步，关键在后续的系统性修复和可持续利用。”负责薛家洼管理运营的中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军说，马鞍山编制专项规划，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保留杨树林、芦苇荡等生态湿地，打造长江绿色廊道。同时划定沿江“1515”三道防线，以打造“1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5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15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为目标，通过专业化运营维护，融入休闲、运动与文化功能，将这段岸线转变为亲江亲水的“城市生态客厅”。

目前，安徽正全力探索将长江沿岸零散的生态修复点系统整合，变“绿点”为“绿脉”，推动滨江空间从城市“背面”转向活力“正面”。在池州平天湖，通过环湖绿道建设，连接起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城市街区，形成“城湖共生”格局。从单一工程思维走向系统融合，安徽不仅修复了生态廊道，更将生态空间转化为高品质的公共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产业转型

在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线上，磷化工企业副产品磷石膏，被送入一套特制的“高压锅”系统中，高效转化为高品质建材。

“我们研发的磷石膏汽水热液转化绿色利用成套技术，已入选《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2025年版）》。”该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社教介绍，通过精准控制温度与压力，利用蒸汽处理磷石膏，可使Ⅱ型无水石膏转化率达到95%以上，且反应温度始终控制在210摄氏度以内，比传统煅烧法能耗降低约40%，成功破解行业长期以来面临的高能耗、高成本难题。

作为以铜闻名的工矿城市，铜陵也是重要的硫磷化工基地，面临副产物处理难题，发展与环境压力长期并存。

“污染治理需要超越‘末端清理’，走向‘源头再造’。”铜陵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推进中心副主任胡风华说，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长江保护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自2005年成为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到2013年入选全国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创建市，再到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铜陵用近20年时间，开启从“资源—产品—废物”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模式的结构性转变。

胡风华说，通过对铜、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循环化改造，不仅形成覆盖矿山、冶炼、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全产业链模式，更衍生出铜基新材料、新能源材料等高端增长点。同时，通过构建从源头减量、过程管控到末端再生的工业废弃物治理体系，创新推动有色、化工、建材等产业横向耦合与余热余压协同利用，实现了冶炼渣、磷石膏等固废资源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

产业的结构性重塑，正转化为长江大保护的坚实支撑。安徽持续推动煤电、钢铁、有色等传统行业的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一系列从生产到生活、生态的系统性变革，减轻对长江生态环境的压力。10年来，安徽累计淘汰落后钢铁产能1141万吨、煤炭1395万吨、水泥387.8万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30%以上。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每年实施亿元以上项目约1000项，培育出全球“灯塔工厂”5家、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家、国家绿色工厂311家。



安徽省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工作人员在喂食江豚。
胡求摄(中经视觉)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各地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显著恢复。下一步，在生态修复之后，如何实现长效管理、有效利用，则是亟待破解的问题。

从实际看，不少地方存在“重整治、轻运营”倾向，往往将清理整治视为任务终点。拆违治乱之后，由于缺乏长效维护与有效利用，导致好不容易还绿于民、还江于民的生态空间，要么面临污染反弹风险，要么未能充分释放其经济与社会价值，造成资源闲置或浪费。

事实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或为增长放任污染，或为环保搞“一刀切”式关停，始终未能找到平衡点。要知道，只保护不利用，生态价值便停留在“账面”；只利用不保护，发展就难以持续。

生态保护与利用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在保护中夯实生态根基，才能在利用中实现可持续价值；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利用也能为保护注入动力，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生态保护和利用互为促进，就必须从理念到机制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布局。

要完善利益调节与横向补偿机制，大江大河横跨多地，要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跨区域、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制度化与常态化，明确权责对等的补偿标准和履约方式。同时，将生态保护成效与财政奖励、产业准入挂钩，通过差异化考核激励，使保护主体获得稳定的经济回报，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需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通过统一核算标准、明晰产权归属，推进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形成全域生态资产台账，并定期评估与动态监测，确保生态资源可核查、可量化，为抵押融资等提供科学依据，让绿水青山实现“有价可依”。

应拓展市场化价值实现路径。依托规范交易平台，推动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产品集中交易，整合优化零散资源。同时创新投融资机制，通过特许经营、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绿色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发展格局。

生态利用不是大搞开发，而是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探索适度、可持续的转化路径。要避免借“利用”之名行“开发”之实。

以利用促保护，以保护强利用，走好这条“点绿成金”的新路，方能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找新区域谈

李思隐



安徽马鞍山薛家洼生态园。
金祖鸣摄(中经视觉)

10年来，安徽省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2699.74平方公里
水土保持率达91.87%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4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10个

安徽黄山——

为生态“定价”让生态“生金”

本报记者 梁睿 李思隐

当生态修复的成果逐步显现，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作为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安徽黄山正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

2023年9月22日，“祁门祁红”茶产业链开发（一期）项目3.1亿元贷款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审批，并获得首笔贷款1.83亿元，标志着全国首单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收益权质押贷款项目正式落地黄山。

所谓生态产品价值收益权质押贷款，是将一片区域市场化经营开发产生的生态产品收益进行价值评估，并以此作为押品向银行申请融资。据了解，该项目精准聚焦茶园生态修复与茶旅融合建设，获得贷款期限长达25年，生态价值得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黄山市发展改革委总工程师汪卫东说：“构建科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生态‘定价’，才能让生态‘生金’。”据介绍，黄山着力探索精确度量生态价值，率先构建了一套以统一实施方案、统一核算标准、统一统计报表

和统一核算平台为支柱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体系。通过选取代表性年份气象均值作为核算基准，有效规避了自然波动对评估的影响，形成了可横向比较、纵向追踪的生态产品价值“可比价格”。在这一基础上，又发布《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黄山市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绿色金融贷款机制方案（试行）》等政策文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收益权核算、抵（质）押、贷款体系，打通了区域生态产品总值向特定地域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应用转化路径。当生态产品价值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量化、可质押、可流通的资产时，它便获得了金融体系认可，成为资产负债表上可操作、可融资的资产类别。目前，黄山已陆续推出“村落徽州贷”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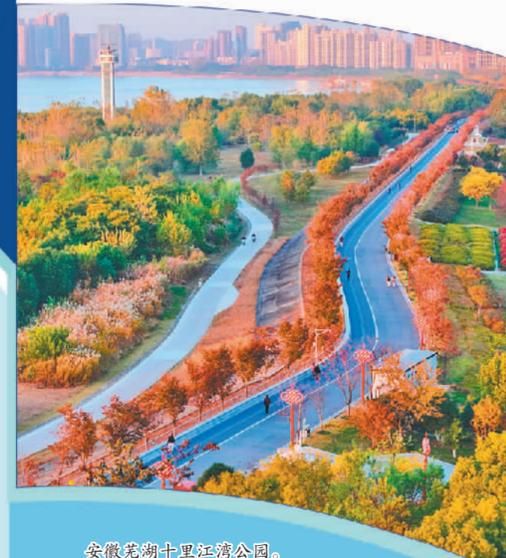
“生态的贡献远不止于景观，它是一笔厚重而真实的资产，可以被有效激活。”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董事长刘晓路介绍，2022年江南林业产权交易所更名为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构建涵盖林业碳汇、排污权、水生态产品及黄山

特色生态产品等多品种的交易体系。

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聚焦省级市场建设，承担全省林业碳票登记交易全流程运营，并成功承建全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体系。同时，深耕黄山试点，创新探索特色生态产品交易及水权、水土保持碳汇等多元价值实现模式，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此外，平台还积极拓展碳汇开发、核算认证等一站式服务，深化产学研合作，构建起覆盖环境权益交易与配套服务的综合生态。

“推动各类环境权益有序流转并形成公允价格，可以更好实现生态资源资本化，提升资源环境要素利用效率，促进资源环境要素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刘晓路说，2022年以来，平台累计完成项目交易6128笔、总额26.56亿元。

如今，生态价值“变现”在黄山已演化为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一套“度量、交易、考核、保护”的全链条设计，构成了“黄山模式”制度闭环，让绿水青山不仅可量化、可交易，更能可持续地转化为发展动力。



安徽芜湖十里江湾公园。
杨大伟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韦佳明 美编 夏沛